

阿勒泰，一生不能只去一次

◀上接C14版

幸福——新牧歌

聆听了传奇，欣赏了美景，也得放缓一下脚步。在可可托海，我们吃晚餐的地方是塔拉特村。这个位于额尔齐斯河源头的村子，被称为“额河第一村”。夜幕降临，村子里五彩的灯光勾勒出童话般的轮廓，圆润的是毡房、尖顶的是木屋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院子，院门口挂上木质牌匾“老阿帕”“黑走马”“额河人家”……这些都是当地哈萨克族牧民自家办的客栈。

走进“老阿帕”的院子，里面既有毡房，也有木屋。圆形的毡房可以打通铺，睡上20人都没问题；木屋是套间，卫生间、客厅、卧室一应俱全，有床也有炕，可以容纳近10人休息。

到屋内后，桌上已摆满了奶疙瘩、奶酪、奶豆腐等奶制品及油炸食品。不明就里的我们，准备放开肚皮吃。热情的主人赶紧让我们悠着点，说后面才是正餐。果然，一会儿热腾腾的手抓羊肉、手抓饭、炒菜挨个上来。

吃腻了肉，喝一口咸味的奶茶正好解腻。这时，主人又拎了一个壶进来，“要不要尝一下骆驼奶？”

好奇的我，要了小半杯，喝一口，凉凉的、酸酸的，还有一股刺舌头的感觉。这种发酵后的驼奶就像是酸奶兑上了酒，口感特别，第一次喝还是从小杯试起吧。

吃完饭，在院子里转转，里面已经摆上了小摊，卖主人家手工做的奶疙瘩和黑加仑酱。“这家做的奶疙瘩是全村最好的，旅游旺季时，一个月光奶疙瘩就能卖3000多元呢！”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金斯古丽告诉我，塔拉特村以前以种养殖业为主，生产生活水平低，现在村里依托旅游带动村民脱贫致富，每户村民一年能收入数万到十多万元。

虽然当天不在这里休息，还是打听了一下住宿的价格。每个毡房或套间，旺季一晚800多元，淡季一晚500多元。“喀纳斯那边的价格更贵。”金斯古丽说。

很快，我们就体会到了这种“更贵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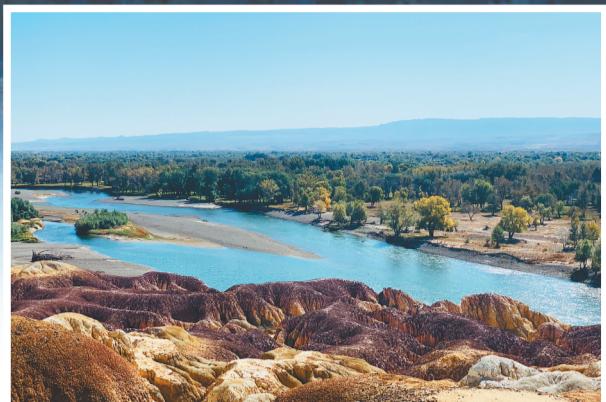
在喀纳斯禾木村，当地的汉族大姐吴红星与人合伙开了村里最大的客栈——禾盛山庄，一共有108间客房，9月21日当天每间客房每晚1280元，且全部住满。不仅如此，村里其他客栈也是一房难求。“6月来看遍地野花，9月、10月来看秋景，冬天来赏雪、滑雪，喀纳斯一年四季都有看头。”吴红星笑着说。

旅游业的蓬勃发展，让喀纳斯当地牧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。“我们客栈招了40多个员工，绝大多数是阿勒泰本地人。服务员管吃管住一个月3500元工资，厨师一个月8000到10000元。”吴红星说。

结束当晚的工作，刚端完菜的哈萨克族服务员那瓦提顾不上脱下工装，就循着音乐往客栈的一块空地上走。那里，她的几个同事打开音响，放起了欢快的哈萨克歌曲《黑走马》。“一起来！”那边的姑娘也向我们打招呼。很快，空地上便热闹起来，外来客与当地人尽情舞动，草原深处飘出了幸福的新牧歌。



喀纳斯禾木村白桦林。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 摄



布尔津的五彩滩，一半是“沙海”，一半是绿洲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吕岩 摄



阿勒泰的深秋，色彩斑斓。阿勒泰地委宣传部供图



可可托海三号矿脉。阿勒泰地委宣传部供图

记者手记

向背后的美丽致敬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周元

阿勒泰的美让游客流连忘返。但只有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，才知道守护这份美丽，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
北湾边防连所驻扎的地方位于哈巴河县额尔齐斯河、喀拉苏河、阿拉克别克河的交汇处。沼泽密布、植被茂盛，是滋生蚊虫的温床。当地流传着“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，北湾的虫子一把抓”“三个蚊子一盘菜，十个蚊子咬死牛”的顺口溜。

据专家考证，这里夏季每立方米蚊子达1700余只、“小咬”（学名“蠓”，人被叮咬后局部肿胀、奇痒）3500余只，与非洲乍得湖、坦桑尼喀湖，拉丁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并称为世界四大“蚊虫王国”。

一开始得知要去北湾边防连参观采访，我心里还有点发憷，特意换上了长裤、长袖和包脚面的鞋子。进到了部队营区，才发现只有零零星星的蚊子。“每年5月至8月才是蚊虫最多的时候，这个季节已经很少了。”边防连的负责人解释说。

通过观看视频、图片和采访官

兵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这里戍边的艰难。

“出门三层衣，回营一身红”，巡逻途中，官兵领口、袖口、裤腿等缝隙常被蚊虫潜入叮咬，日积月累的伤痕会形成一圈独特的“项链”“手镯”。“沿河不骑马，军犬不套索”，夏季蚊虫肆虐，军马遇河发疯般往里跳，以解叮咬之苦，官兵只好牵马而行。军犬套上绳索，不出一小时就会被蚊虫“围攻”致死，自建连以来，已有7条军犬被蚊子叮死。

有一张照片让人印象深刻——一双官兵摊开的手掌，密密麻麻都是小黑点。原来这一巴掌下去，竟拍死了100多只“小咬”。时至今日，守防环境日新月异，从盛夏穿着棉衣巡逻到六代防蚊服配发官兵，从点着牛粪进行户外活动到住进生活、训练、娱乐一体化宿舍楼，官兵与蚊虫的“较量”日益减少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训练执勤当中。

“一脉相承的中国力量，让咱们奔赴边疆。钢枪不怕上膛，保边关固若金汤……”这首由北湾边防

连官兵作词的歌曲《站在北湾望北京》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。

除了边防官兵，阿勒泰还有一批特殊的戍边者——兵团人。

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，我们来到了中哈边境的“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”军武哨所。这里一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，冬天气温更是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。该团职工戏言，生活在这里一年要“死”4次——春天被洪水吓死，夏天被蚊虫咬死，秋天被风沙刮死，冬天被冰雪冻死。即便这样，1988年以来，一八五团职工马军武与妻子张正美以哨所为家，30多年如一日与荒山、雪岭、戈壁、沙漠、瞭望塔、界碑、界河为伴，从没想过离开。

“一生只做一件事，我为祖国当卫士！”马军武夫妇语言朴实、坚定有力。作为兵团二代，马军武夫妇出生在阿勒泰，奉献在阿勒泰，如今，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内地回到一八五团工作。

在阿勒泰，还有很多和马军武及其父辈一样的兵团人，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屯垦戍边的誓言，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
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今天，我们看到如此美丽、富饶、安宁的阿勒泰，无不要向那些无私奉献的戍边人道一声辛苦与感谢！